白桦雪般痕

胡晓军

尾部印有“全日空”的飞机从羽田机场腾空而起。不消片刻,蜂窝般的楼宇、线团状的道路皆作一片蔚蓝。正是微云无风天气,蔚蓝也仿佛凝固了一般,使飞机犹如在一块硕大无朋的蓝宝石上滑行。信手打开地图,原来从东京至北海道航线的百分之八十都在海上,呈一条由南向北的柔缓的长弧形,酷似打乒乓球一般。听说发明弧圈的正是日本人,难怪日本的飞机也惯于此道。区别只在时间。飞机打完这个弧圈,要三刻钟。

半小时后,蔚蓝趋淡,绿黄增多,起初斑斑驳驳,后来成块连片。像是早有预谋,两股绿黄猛地合围,将蔚蓝快速地挤压,迫其掉头向天际迅行而去。伸手急取地图,原来此处便是津轻海峡。再看时,蔚蓝已彻底消失,代入了一幅森林绿与山峦赭的抽象画。就在画笔点染之间,飞机犹如白鸟一羽,轻盈地飞降其中。札幌新千岁机场到了,小樽就在它的正西。下机乘车,这次却是直线,走完这根直线,也要三刻钟。

北国的白桦名不虚传。高高耸耸,排排簇簇,远远近近,有朴茂沧桑和劲挺少壮的双重感觉。虽是仲秋,但不知是白日的闪耀,还是树名的暗示,眼中似有点点雪光,身上亦有阵阵寒意,然而心中却是暖洋洋的。《襟裳岬》唱道,一天天的生活即使已经厌烦,也一样地会到来。静静地笑笑吧,只有个性怪癖的人才能在此地生存。北国风光,住民与游客的感觉真是不一样的。

半小时后,随着地势不断降低,眼前出现一带海岸,被湛蓝海水、米黄沙滩围拢的白色建筑群,如洒落一地的贝壳无人俯拾——小樽到了。

小樽实在是小。城边有山,乘缆车五分钟登顶,便对小城一览无余,而山的海拔,也仅有几百米。不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此地正是天狗大仙的道场。天狗人形,披甲佩刀,木屐蓑衣,相貌怪异有红鼻,身体高大且有翅,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山顶有天狗神社和天狗陈列馆,雕像之多不去说它,光是脸谱,大至车毂小至纽扣居然也有几千个。一问才知,天狗品类众多,最著名的便有八大天狗,各自的化身更不计其数。山脚有一面巨大的天狗面塑,据说正是它的本体,眉目狰狞,须发戟张,又长又红的鼻子最是醒目。摸天狗鼻子是日本人的习俗,点一炷香,抛几个钱,拍两记手,低头合掌即可许愿。但须留意,求子求偶、发财发迹、当家当官之类,不同愿望有不同摸法,乱摸一气不但不能如愿,还要面临天狗降罪。我正犹豫不决,忽见旁有小册一摞,伸手拈来一本,上面有文有图还有箭头,顺逆、长短、次数以及掌抚、指点,更有两指三指四指最后五指齐上等等,直印得红红绿绿、密密麻麻。我翻了半天,横竖看不懂,心想外国神仙未必友善可靠,本着不求有福但求无祸的原则,最终决定不摸而返。

小樽街道坡度很陡,以至于冬季被大雪覆盖后,俨然是现成的速降雪道。路的两边,木制小屋与多层砖楼相交杂,日西混合,鳞次栉比。原来就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小樽附近发现煤矿,加上天然渔港,引来了国内外商贾麇集,本地迅速繁荣,并于1922年由一个小村升格为城市,成了日本北方边远地区少数的富贵温柔乡之一。如今,昔日煤车的隆隆声,卸货的吭吭声,铁器的锵锵声,汽船的扑扑声,俱被时间“砰”地关出门外,再也听不到了。静谧来了,你无须听地来了,只要沿着仅剩一公里多的运河,看一看洁净无声的水波;怀旧来了,你不回头也来了,只要进任何一间古玩店,摸一摸昭和30年制的西铁城座钟;创意来了,你想不到地来了,只要走进“北一硝子馆”,赏一赏上千种玻璃手工艺品的巧妙与精制;美食来了,你最盼望地来了,只要坐进一家连店名都还保留着“仓库”“番屋”之类的餐厅,尝一尝最新鲜的雪蟹或西式煎的和牛;爱情来了,你无法阻挡地来了,除了你,电车里、大街上的游客大都是成双结伴的,黑发、褐发、金发还有白发,除了你,他们都看过了那部叫做《情书》老电影……

尽管小樽以硝子最著名,但我最喜欢的却是它的另一件——音乐盒。店堂的装潢,像极了书店或图书馆,上下两层,两边有楼梯循环通联。在这个寥廓、开放、繁忙的空域里,音乐盒是机场,音乐是飞机,纷纷在各自的航线上打出一条条弧圈。至于飞机的驾驶员,正是三三两两的游客。其他乐曲不去说它,我最爱听的日本歌,包括吉田拓郎的《襟裳岬》,谷村新司的《昴》,中岛美雪的《丝》,森昌子的《越冬的燕》,夏川里美的《泪光闪闪》都有音乐盒版,只是未发声时,不知它们究竟在何处——远的在那头,在别人的手里;近的在这头,就在我的手里。我只要像灯那样把它拧亮,于是莞尔,于是聆听,于是满足。终于,发条再度还原,音乐暂时凝固,即被一双灵巧的双手用精美的纸盒包起来、递过来——一只可爱的睡娃。她其实并没有睡熟,我捧着她走出店外,还会轻轻地哼出一两个音符。

小樽容易令人想到酒桶。在运河边的居酒屋小酌时,不免向人打听它的出处。原来小樽是当地少数民族语,意为“沙滩中的河流”,与酒桶并无关系。手中的清酒甘洌,心中的文学则更醇厚。小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馆,说其不大是指建筑及藏品,不消半小时便走遍观尽;说其不小是指馆的主人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他们是伊藤整与小林多喜二。

伊藤生于小樽,是真正的本地人。小林则在四岁时全家迁居小樽。二人相差不到两岁,是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的同学,毕业后不约而同开始写作,成了作家。真正的作家,是科学的朋友、蒙昧的敌人、未来的召唤者和探寻者,由于意识超前、行为激进,往往被时人不理解、为当局所打压。伊藤、小林也不例外,且是典型。伊藤因研究弗洛伊德理论、译发劳伦斯小说,被许多人误以为宣扬色情、伤风败俗;小林因憎恶资本家的剥削、同情工人们的困苦,从写小说批判社会到亲身去开展共产斗争,最终被东京的警察逮捕并活活打死。他27岁离开小樽去东京,三年后惨死,好比打了一个短暂且永不回头的弧圈。任何社会,都必有热爱它、拥护它和痛恨它、推翻它的人。如果他们不是疯子,而是既具备知识和思想,又拥有才华和能力,更具有永恒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那么大多数是值得尊敬并平等对待的。他们的立场、方向、作为及价值,也不是由同时代的人,而是应由历史、应由后来的人来判断的。

白桦雪般痕,风中一树温。
运河灯照影,坡路商盈圈。
高士曾居处,游人今叩门。
虽知不胜酒,能否试清樽?

观罢下楼,在门厅的漆木长椅上坐了,顺手点起一支烟小憩。门厅无人,一阵穿堂风吹起了我风衣的下摆。抬眼望门洞外,午后的秋阳下似有一个单薄的人影踽踽走过。小林毕业后在北海道银行当了个小职员,却因在账本背面写小说而被开除。据说文学馆是去银行的必经之处,小林供职期间,上下班都要路过这个门口。

母亲的烧火棍

刘贵锋

晚上与朋友喝酒,不知怎的说起小时候挨大人打的事来。朋友说,他的父亲极严厉,稍惹其不高兴,便要挨打,直到现在,他的父亲动怒时,仍要打他。孩子挨大人的打,是极常见的事,并不算稀奇。我也是被大人打大的,不免想起儿时被母亲拿着烧火棍责打的事来。

小时候,不听母亲的话,偷了懒或者爬树掏鸟,不小心撕破了衣服,再或者嘴馋,干了偷桃摘李的事,母亲恨铁不成钢,总要拿烧火棍教训我一番,让我长记性。记忆中,家里的烧火棍除了烧火,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惩戒。那年月,母亲总要一天到晚在地里忙,没有时间管我,只好在中午或者黄昏做饭的间隙里,忙里偷闲地教育我,而烧火棍正好是母亲手中之物,就临时充当了戒尺的作用。久而久之,母亲得心应手,于是一物两用。

有一年,我特别厌学,不愿再去学校念书,又不敢告诉父母,于是每到上学的时间,就背着书包佯装去学校,在野外晃悠到放学的时间再回家。没过多久,母亲便知道了。那一次,母亲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愤怒,举着烧火棍劈头盖脸地打下来。那时,我已有十一二岁,男孩子青春期那种强烈的叛逆心理占据了我的思想,使我第一次没有站着受母亲打,而是撒腿往门外跑,带着某种倔强和少许的快意。母亲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提着烧得黑乎乎的烧火棍在后面紧追不舍。

家门前隔着墙有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是村子里打麦子和堆麦垛的场所,而墙的两头有门和麦场互通。我沿着墙跑,绕着转圈,这样母亲撵不上我,也抓不住我。母亲一边撵一边骂,扬言要把我的皮从头上剥到脚底。后来,我灵机一动,在转弯处悄悄躲藏在一座麦垛的后面。母亲不知道我藏起来了,绕着墙继续撵我,终于找不到我的踪迹,怅然地四处张望,喊叫着我的名字,许久才慢慢地回家。我躲在暗处,暗自得意,看到母亲落寞的神情,心里却又隐隐地不忍。

母亲的烧火棍陪伴我度过了童年的时光。我非但没有辍学,还上了县里的高中,后来甚至还侥幸上了大学。母亲则一天天衰老,年轻时过度的劳累在她日渐消瘦的身体上逐一化作了病痛,先是腰椎间盘突出,接着是骨质增生,两条腿慢慢变形,圈成了O型。她浑身是病,行动都已不便,再不能举着烧火棍打我了。

在一本书中,我读到这样一则故事:说汉朝一个叫韩伯俞的人,生性非常孝顺。韩伯俞的母亲极严厉,韩伯俞偶有过失,就要用拐杖打他,他总是毫无怨言地跪下受母亲的打。有一天,母亲又拿了拐杖打了韩伯俞,韩伯俞失声大哭起来。母亲很奇怪,问儿子,从前打你,你没有一次流泪的。今天打你,为什么哭起来了呢?韩伯俞说,从前母亲打我,我觉得很痛,知道母亲的身体很健康。今天打我,我感觉不到疼痛,说明母亲精力已衰。恐怕后来的日子不多,所以不觉悲伤地哭起来。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伯俞泣杖,读完后好长时间,我总想着这件事,心里难过。

朋友还在叙说着他的父亲最近一次拿着扫帚打他的事,心愤愤而不平。我看着他,心中突然有一种妒忌般的羡慕——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像他的父亲那样再打我一次,举着儿时那根烧得焦黑的烧火棍!

野菜飘香

胡忠伟

儿时,除了玉米、大豆、高粱、土豆这些粗粮,便只有用野菜来充饥了,小麦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稍微吃上一两顿的。

那时每天放学后,小朋友三五结伴,到田地里挖野菜。荠菜、白蒿、麻蒿、野豌豆、野小蒜……凡是可以吃的野菜,全被我们悉数搜罗。回到家里,将这些“战利品”交给大人,分类制作,不同的做工,其味自然不同。偶尔,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也会溜进人家青翠的油菜地,将刚刚返青的油菜连根拔起,搓掉根部的泥土,就大嚼特嚼起来,那种解馋劲儿,比现在吃海参鱿鱼还过瘾呢。

野菜之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在我看来还是野小蒜。野小蒜也称野蒜,其外形像葱似韭,性味辛苦,有点辣气,具有通阳散结、行气导滞的功效,它的根部鳞茎可作中药使用。每年清明前后,是采集野小蒜的黄金季节。春天的野小蒜格外鲜嫩清香,所以就有“三月小蒜,香死老汉”的民谚。春风一吹,满地都是。那绿油油的几茎蒜苗,迎风挺立,仿佛一个个威武的勇士。我们七八个孩子,凑在一块儿,像旋风,这儿一旋,那儿一卷,身后留下了被我们弄得千疮百孔的田地。不大工夫,每个人的篮子里都盛满了野小蒜。细心的女孩子,将它们整齐地绑扎在一起,长长的蒜须,白白的蒜头,绿绿的蒜苗,看上去很美。

野小蒜挖起来方便,吃起来爽口。将它剁碎,拌上辣椒,调点盐、醋、酱油,富裕的人家,再烧一勺清油,一块儿浇上去,立时将那种香辣可口的味儿调制了出来,蘸着蒸馍,或是调一碗干面,满心香得不行。

民谚所谓“三月的茵陈,四月的蒿,五月六月当柴烧”,点出了野菜的时令性。除了野小蒜,荠荠菜,初春的野韭菜也十分脆嫩爽口,野味十足,是人们尝春调剂生活的上品,非当下的大棚菜可比,唐诗人杜甫就留下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佳句,民谣也说“三月新韭胜似肉”。古人不仅以野菜果腹充饥,也在野菜的平淡中寻找着真味,体会着人与自然的融合。诗人陆游《杂感》一诗中这样说:“晨烹山蔬美,午漱石泉洁,岂役七尺躯,事此肤寸舌。”在《食荠十韵》中说:“惟荠天所赐,青青被陵冈,珍美屏盐酪,耿介凌雪霜。”看来,古人把吃清淡的素食当成了养生保健的妙方啊!

那年月,吃饭是头等问题,一年到头,野菜陪伴人们能走大半年。春天里,野菜多,初夏,槐花开了,人们又可以吃香喷喷的槐花麦饭了……如今,人们物质生活逐年丰富,追求生活的高质量成了都市人的迫切需求,野菜就成了调剂生活、亲近自然的奢侈品,一把小蒜,能换几块钱的。吃吃野菜,不只是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恐怕更重要的是看重野菜本身所具有的药用价值吧。

今年春天,我带着孩子去挖野小蒜时,我告诉孩子,这些其貌不扬的野小蒜,比大蒜大葱还好吃,爸爸当年就是就着这些野小蒜吃窝窝头、高粱卷儿的。孩子听着,睁大了惊奇的眼睛。有些事情,等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明白。

布谷声声

常书侦

布谷鸟是农家的贴心朋友。早春时节,它会如约而至。一听到那亲切的“布谷……布谷……”的叫声,人们就好像久违了某种命令一般:“布谷鸟叫了,该下田了。”

打小,我就对布谷鸟充满了好奇心:“它懂农时吗?它懂人话吗?为什么春天刚到它就飞来,叫声好像人喊话?”每当我提出这些疑问时,爷爷总会告诉我:“布谷鸟通人性,知节令,是一种神奇的鸟,可要好好爱护呐!”

每逢听到布谷鸟叫,母亲就会沉不住气地催促父亲:“布谷鸟都叫几遍了,早该准备地里的营生了。”父亲往往笑答:“你就是家里的布谷鸟,一天叫三遍。”在母亲的唠叨声中,父亲从柴房里搬出木犁,把犁铧擦得铮明瓦亮;找出套牲口的缰绳,快断的地方用新绳子续接好;还要给老黄牛添料加膘……

布谷声声里,农家的心开始骚动。沉寂了一冬的大田,人影开始晃动。不论老幼,都会兴高采烈来到地头忙活——毕竟,这是过年后第一次野外劳动,借此机会,可以领略大野的初春气息,看那阳光下悠悠上升的地气,那份挣脱了寒冷冬季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么重要的生产劳动,即使全家出动也不足为奇:老者站在地头的粪堆前,用铁锹或铁叉往筐子里装粪;男人们担着两只沉甸甸的筐子,健步如飞地穿梭于田间地头;孩童们则用一根木棍抬着筐子运粪,隔几步就倒一堆;女人们头上蒙着扎染的蓝花头巾,把倒在地里的粪用铁锹铲起来均匀地扬开——这样,开犁之前的黄土地就盖上了一层粪土,为即将播下的种子备下出土生长的足够营养。

布谷声声里,春耕开始了。春耕开犁日,老牛卖力时。开犁时,富有经验的老黄牛不用主人吆喝,就会娴熟地拉动木犁。使役者左手持鞭,右手扶犁;牛在前面拉,人在后边扶,嘴里哼着梆子腔,惬意至极。

此时,如果有布谷鸟从头顶飞过,人的心情就会更加愉悦,兴许还会用鞭子甩出几个脆脆的鞭花儿来。听到头顶的布谷鸟叫声,连老黄牛也会“哞哞”地附和上两三声,算是一种友善的回应吧。

布谷声声里,耧铃摇响了。每家每户大多是老汉扶耧,壮年汉子驾耧,妇女和女娃子在前边拉耧,男娃子则用长绳拉着砘子,跟在耧后将地垄里的土轧实,免得透风跑墒影响出苗。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里,天上布谷声声,地上耧铃叮当,好一派忙碌祥和的田园风光!

如今,种田早已机械化、科学化了,牛拉犁、人拉耧、全家老幼齐上阵的老式耕作方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每到早春季节,听到布谷鸟催促播种的鸣叫声,内心就会生发出一种回到家乡的冲动,就会勾起对故土的无限怀念之情。

我多想在布谷声声里,再次投入故乡的怀抱,与父老乡亲一道,撒下那一粒粒希望的种子,用汗水浇灌出无尽的春色和一个又一个丰收年……

顾东风 书

九儿出嫁 杨兵 摄

春味

宫凤华

春光瘦,如丰子恺的画,并不丰腴,却意味深刻。故园陌上荠菜和马菜如邻家女孩一样,羞怯地躲在田塍陌头,静静地等你去采撷,采撷无边的风花雪月。

田埂上搁着一只竹篮、一柄小锹,远山如黛,柳林似烟,木桥静穆,炊烟袅娜,牧笛轻飏,一幅经典的油画。贴地皮小心一铲,啪的一声,野菜便温顺地躺在脚边。姿势优美而飘逸,颇有采薇采葛的意境。掐一段入口,微甜,汁液黏滑,浓郁的春味儿。

夕光濡染,天地澄澈,有旷古的幽静与清凉。村童挎着沉甸甸的竹篮,踏着葱茜的绿色,走在母亲布谷鸟般悠长悦耳的呼唤中。天幕秾丽,宿鸟一样,飞向巨蟒一般的村庄。

寻常野菜常在餐桌上泄露春光。大家吃腻膏腴肥甘、玉盘珍馔,想咀嚼一下往昔的清苦,领略淳朴的民风。一道菜肴,唤起绵绵的乡愁,让人拥有“布衣暖,菜根香”的淡定与满足。

用野菜做煎饼,咬起来自有一股馨香和乡土气息。出锅的煎饼,柔若玉脂,清香扑鼻。野菜与肉末做馅,可做青团、春卷、蒸包子。起锅,一只只葱绿如翡翠,温润似碧玉的青团,撩拨得人直咽口水。大家围坐桑木桌,吃着喷香的春卷,春味在口齿间散逸,恰如窗外春暖花开,草长莺飞。

屋外桃红柳绿,赏来有清欢。搛一块凉拌马兰头,咀嚼中唇齿间流溢春天的汁液,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油焖春笋,虽经浓墨重彩的洗礼,仍不掩其村野的馥郁本色,一口咬下,酱香略带焦糖的回甜,直击味蕾。一篮子豌豆头,姗姗带雨欢。剪一绺青韭,剪一种情怀,剪一种清凉古意。黄绿相间的鲜韭炒鸡蛋,让人品咂出春天的味道。

香椿芽鲜活滋嫩,红似玛瑙,绿如翡翠。那嫣红的叶,油亮的梗,浓郁的香味,诱人胃口,为之垂涎。馥郁的椿香里,那跳跃着温馨的春天正款款走来。佐酒浅咂,任阳光绵软轻抚,看岁月兀自流淌。

布谷鸣嘧,江南的天色饱满柔和,沁出水来。乡下古旧而贞静的小院里,青苇女子,发髻婉约,低眉躬腰剪青螺,恰如俊俏绣娘在穿针引线。备好葱段、姜片,爆炒。拈一只轻轻一吮,脆爽又鲜辣的螺肉就随着舌尖裹进口中,鲜味四蹿,直奔唇腔舌颌而去。春月纯净,一家人低着头,吮嘬青螺,舌尖上的幸福与亲情洋溢的温馨,令人恍若隔世。

青苇萧萧,菰蒲凝绿,约二三布衣,老屋古院,青瓦泛绿,品咂春水河鲜,尘世渐远,岁月静好。春鲶的脊背,肉嘟嘟的,清香劲道、肥而不腻。细咂慢品,余味绵长,有乡愁的味道,就像水边丽人与你喁喁低语,心里一片波光漪旎。

晋代张翰想起故乡莼鲈味,从此味觉开始了乡愁,链接的是烟波浩渺的江南。汪曾祺永远思恋他的高邮,他说“昂嗤”和茭白同烧,味道绝美。

春味绾结乡愁。嘴里有从前的老味道,像牛一样反刍,满眼是袅袅升腾的炊烟。品咂乡愁的味道,寂寞的人生旅途中,是对生命的彻悟和警醒。品咂春味,咀嚼乡愁,抵达平和,浮世清欢。寻常岁月,便也山高水长、漪旎生动起来。

人生到此方英杰

——写给女警察

周辽沈

是小女子
更是汉子
履职尽责里
巾帼从不让须眉

这双秀目
就如剑
常刺向黑暗
令邪恶无处遁逃

飒爽
不仅是本色
也为进博会增过彩
也在疫情下闪过光
更在三九寒天中绽放
圆圆的
月亮

不爱红妆爱武装
岂止向往
岂止信仰
巍峨如山的
芳华
一生倾情描绘
家国稳当

新时代的花木兰
不断佐唱
谁说女子不如男
铿锵的步伐送上
正义流芳

纤弱的背影
温暖家人目光
挺直的脊梁
温情万家灯火温良

这一世的使命
除暴安良
只为站成百姓的门神
只为祖国的稳定安康

也梦想今朝
不仅似梁红玉建功
也像当年任长霞震摄
妖孽魍魉

让明媚
永远春光